

✓

4
7
10



温州市图书馆

WENZHOU LIBRARY



温州市图书馆

WENZHOU LIBRARY

浙
大
图
书
馆



温州市图书馆

WENZHOU LIBRARY

太平御覽

目錄



温州市图书馆

WENZHOU LIBRARY

太平芻議

瑞安 宋慈哀 纂

論共和第一

客問於宋子曰。中國自清廷讓位。宣布共和。易君主為民主。可謂數千年未有之盛典矣。今日之共和。非周召行政之共和。上不肆淫威。下毋虞隔閡。立憲定國。依法治民。互舉徃日君權諸積弊。而一旦摧陷廓清焉。何事竟大謬不然哉。宋子聞之。惘惘然悲曰。民主政策。豈革命諸元勳獨創之言哉。管有若言百姓足君孰為不足。孟子言民為貴。社稷次之。君為輕。賈誼言國以民為本。呂氏為命。呂氏為功。呂氏為力。西哲盧梭民約論。直曰民與民相契約而成國家。慈哀謂中國自循蜚疏。位臣下有載籍可稽者。曷嘗不以民衆相契約而成國家耶。國不可無一賢者以總其成。則必問其政事之有益於民與否。以為進退。故有巢氏之為君。以其能構木為巢也。燧人之為君。以其能鑽木取火也。伏羲氏之為君。以其教民佃漁畜牧畫卦而始



宋氏叢書第十

六書也。神農氏之爲君，以其教民，列屨爲市，嘗百牝而執五穀也。有熊氏之爲君，以其製衣裳，佐舟車，且誅蚩尤於涿鹿也。陶唐氏之爲君，臣其正四時，定五刑，且舉虞舜於側教也。古帝王之爲民造福，如是。曷嘗有一豪利己之心哉？曷嘗臣子孫萬世自私哉？唐虞臣下民約之真意，止矣。禹不傳于益而傳于其子曰啓，太史遷爲之設詞曰：益佐禹日淺，天下未洽，故諸侯去益而朝啓。啓豕即天子之位，由今日思之，安知禹非擅其治水之功，家天下以自私，使公卿大夫共輔戴其子乎哉？家天下之局一開，湯仍之，桀仍之，暴虐如秦始皇，亦仍之。粗獷如漢高祖，亦仍之。秦之佐李斯，固敢爲亂言曰：明君獨斷，權不在臣。然後能滅仁義之途，掩馳說之口，困烈士之行，塞聰聾明，外不可傾，臣仁義烈士之行，內不可啟，臣陳說忿爭之辯，犖然獨行，恣睢之心，而莫之敢逆。胡亥從其言而死，人曰積于市矣。漢之佐，未孫通固嘗定朝儀曰：使皇帝輦出房，百官執職傳警，引諸侯王以下至吏六百石，臣以奉賀。自諸侯王臣下莫不振恐肅敬。高祖以其言而

知為皇帝之貴矣。皇帝日益貴，萬民日益賤。昔宗義明夷待訪錄至
 太息痛哭言之曰：古者以天下為主，君為客；凡君之所畢世而經營
 者，為天下也。今也，君為主，天下為客。凡天下之無地而得安寧者，
 為君也。是以前未得之也。屠毒天下之肝腦，離散天下之子女，以博
 我一人之產業，曾不慘然。曰：我固為子孫勦業也。其既身之也，敲剝
 天下之骨髓，離散天下之子女，以奉我一人之淫樂，視為當然。曰：此
 我產業之花息也。然則為天下之大害者，君而已矣。向使無君，人各
 尋自私也。人各得自利也。豈設君之道固如是乎？宗義所言如此。於
 三代以下，君權積弊，可謂牛渚然犀。然原法一篇，謂古今之變，至秦
 而一盡。至元而又一盡。苟非為之遠思，深覽，一一通變，以夏井田封
 建學校，卒乘之舊，雖小小更改，生民之戚戚，終無已時。斯言也，則又
 尊古人而厚誣古人矣。夫封建非古，聖人愛民之政，乃古。帝王利己
 之政也。故揖讓時代，無封建而征誅；時代有封建，揖讓時代，民不知
 君位之尊，君祿之富。但有善惡利害之分。故流共工于幽州，而北

狄變矣。放驩兜于崇山，而南蠻變矣。竄三苗于三危，而西戎變矣。殛
鯀于羽山，而東夷變矣。教化以外，無所謂。效利爭權也。征誅時代則
不然。征誅得天下，雖湯有雲霓之望，豈有壺漿之迎。然不能無殺伐，
以招怨，而自貴為帝王。則圭璧黼黻之華，干戚羽旄之盛，豆蓬鼎彝
之肅，鍾篔磬瑟之和，在在足起人歌羨之心。覬覦之念，于是倡封建
臣自藩屏，舉同姓，度孽異姓，功臣而盡封之。田疇賴民，畊而食也。則
私其賦稅于同姓，異姓而已。尤豐矣。絲麻由民織而衣也。又私其賦
稅于同姓，異姓而已。尤豐矣。行之數百年，強凌弱，眾暴寡，大者拓地
數千里，周天子不能制。吾讀春秋一書，弑君三十六，亡國五十二。漢
陽諸姬，楚實盡之。其數尚不可以凡計。戶患流亡，民困鋒鏑，沈寃莫
雪，皆封建為之尸也。而諸侯既世，其國大夫因之。占官勢，不能無
冒濫充數也。士之子恒為士，農之子恒為農，士不能無頑，農不能無
秀，勢不能無衝突爭權也。故封建之變為郡縣，天也，非人也。宗義尚
欲復封建以遠抗三代，可謂不知本者矣。蓋宗義知民權之當復而

不知帝王攻襲諸侯。攻國已無民權之可言。盧梭知之矣。故其立言之大旨。略謂主權合於一而不可分。一國制度。雖有立法行政之別。然主權常在於國而無離。分若干省部。設若干人員。不過受國民託付。就職于一時耳。國民因其所欲。可以隨時變遷。立法行政司法三權。所以分別部居者。正以保護三權所由出之主權。使常在全國人掌握也。故主權之用可分。主權之體不可分。又曰國也者。國民之會聚場也。法律也者。定會所之規約也。定會所之規約。凡與於此會所之人。所公有之責任也。蓋盧氏言至此。而空前絕後。海外諸強國間之因革命流血者。肩背相望。而中國辛亥壹役。清廷宣布共和。不以一姓之興亡。逆萬民之趨向。尤為審時勢之英。三代以下。無此偉觀也。然慈哀不能無疑者。民國至今十六年矣。始也倡種族改革。則排滿以外。尚當排外人。以復關稅幣制諸權。繼也倡政治改革。則易君主為民主。尚當駭軍閥政客巨弭內爭。終也倡經濟改革。則平民與貴族等量齊觀。富有金帛者。尤不立壟斷。欺貧矣。此其策固遠。求盧

核民約論而擴充之。俾至于盡美盡善。然其勢有所難行也。蓋民國
經十六年之久。蝸塘沸羹。每况愈下。其弊在於有治法無治人。故由
總統制而變為執政制。由內閣制而變為省自治制。國體若是其紛
更也。關稅釐金之比較。歲歲增加。近且立印花捲菸諸名目。而洋債
未清。國用不足。財政若是其紊亂也。直奉之爭。蘇浙之爭。某督某帥
之難兵。南方北方之對峙。所費巨億。此計。塗炭生靈。數夫不匙。兵事
若是其蕩張也。上無好禮之人。下无宗經之士。白話文字。充斥報章。
邪說淫詞。一唱百和。學風若是其積敗也。國會為元首。所自出。代表
民意之最高機關。乃第一屆既蹶于袁氏。第二屆又蹶于某氏。甲子
賄選國會。尤大失其神聖。莊嚴之聲望。權利則立法為虛名矣。政見
興爭。往往假手軍閥。甲指乙為違法。此斥彼為誤國。甲仆則乙加鈞
捕。無幾時其黨人為設法特赦矣。此蹶則彼肆。暗拿。無幾時其黨人
為設法寬容矣。賞罰不信。人無懲勸。又莫甚于是時也。則司法為虛
名矣。孔子曰。名不正則言不順。言不順則事不成。事不成則禮樂不

興禮樂不興則刑罰不中。刑罰不中則民無所措手足。值今日而欲行共和之政，必也正名乎。正名之法奈何？為人下而能行四權曰選，舉權、勅制權、罷免權、複決權，為人上而能行五權曰立法。權行政權，司法權、考試權、彈劾權，人人懷范希文先憂後樂之心，戶戶負領軍人，天下興凶之責，庶可引轉危為安，弱為強乎。

論孔教第二

孟子曰：上無禮，下無學，而後賊民興。中國數千年知禮而好學者，莫先於孔子。孔子往矣，廢孔氏之書而欲沒孔教，其無禮無學之時乎。往者譚嗣同仁學，謂孔教則是，所行其教者則非。府廳州縣雖立孔子廟，惟官中學中人乃得祀之，至不堪。夫必納數十金鬻一國子監生，始賴呂駿奔執事於其間，裝夫野老徘徊觀望于門廡之外，既不觀禮樂聲容，復不識何所為而祭之，其心豈不曰：孔子廟一勢利場而已。如此又安望其教之行哉。譚氏之言如此，蓋漢悉外國教主，盡人所信，叩崇奉，瘵一病，羸一錢，靡纖靡巨，時時存教主，教主于心。

目而不敢紛馳。道德所臣。風俗所以同也。譚氏又曰。中國所謂儒。不過孔教一端。司馬遷論六家要指。其教意可知也。而儒者。臣儒蔽。孔教。豈專臣剝削孔子為務。于事功則曰五尺羞。備也。于學問則曰玩物喪志也。于刑名又曰為申韓刻覈于兵陣。又曰為孫吳慘黷于果報輪迴。又以為異端邪說。孔子之道。日削日小。小民無所適命。甚至一人祀一神。泉石尸祭。艸木神業。異教乃真起矣。譚氏之言至此。慈哀益不能不太息痛恨于往日。獨夫民賊之陽尊陰違。而孔教之真意也。至今日而顯斤公罵孔教之虛名。夫亡矣。夫孔門之學博文而約禮。溫故而知新。參天而盡物。據德而游統。孔門之政尊尊而親親。先富而後教。有文而備。蓋因時而制。宜非不言戰也。好謀而成。臨事而思見義必為。知恥則勇。非不言財也。生之者衆。食之者寡。為之者疾。用之者舒。曰恭而無禮則敬。慎而無禮則逸。可為。往曰。飾。免。太。分。階。級。之。戒。矣。曰。勇。而。無。禮。則。亂。直。而。無。禮。則。絞。可。為。今。日。自。由。平。等。太。無。階。級。之。戒。矣。合。中。庸。者。莫。大。於。孔。教。自。唐。玄。宗。開。元。二。

十七年追謚孔子為文宣王。南面坐。被王者之服。釋奠用宮懸。追贈弟子皆為公侯伯。如顏淵充公。閔子騫費侯。冉伯牛鄆侯之類。此以帝王爵祿之私為聖賢酬庸之具。名為尊孔。實以褻孔而有餘。且玄宗曾不知孔子所處何時乎。史記孔子出家。稱自魯襄公二十二年降生。後昭二十五年。鸛鶴來巢。公伐季氏。三十二年。公卒於乾侯。哀六年。齊田乞弒其君孺子。十四年。齊田常弒其君簡公於徐州。天經地義蕩滅盡矣。孔子方請討之不遂。故退而作春秋以見其志。肯於歿世之後。以諸侯大夫受王者之爵號哉。季氏旅於泰山。三家以雍徹。皆孔子所痛心疾首。又豈肯於歿世之後。以諸侯大夫用天子之宮懸哉。蓋中國數千年以來。為帝王。非能尊孔也。惠孔子以爵號祀孔子。臣太宰。則自謂尊孔之能事畢矣。為士大夫。非能尊孔也。工淺陋之詞章。治禱博之考據。則自謂尊孔之能事畢矣。其甚者言性與天道。流於禪宗。猶以為得危微精一之真傳。應試。臣八股制。執泥於截搭小技。猶以為代聖賢立言。則孔門之學。愈埽地無餘矣。簿書文

弊曰牽於禁忌。泥於小數。舍人事而任鬼神。法家之弊曰無教化。去
仁義。專任刑法。至於傷恩薄厚。名家之弊曰苟鉤鈇析亂而已。墨家
之弊曰見儉之利。因以非禮推兼愛而不知別親疏。縱橫家之弊曰
上詐。讓而棄其信。雜家之弊曰漫羨而無所歸心。農家之弊曰無所
事。聖王君臣並畔。詩上下之序。小說家之弊曰雖小道有可觀。致遠
恐泥。是曰君子弗為。揣班固之意。此八家者。豈若儒之大醇。小疵哉。
且固列儒者五十三家。殆孔教之支流餘裔。若六藝一百三家。禮樂
詩書易春秋。都三千一百二十三篇。樂以和神。仁之表也。詩以正言
義之用也。禮以明體。明者著見。故無訓也。書曰廣聽知之術也。春秋
曰斷事。信之符也。蓋五常之道。相須而備。而易為之原。易與天地相
終始也。周公見之於事。孔子筆之於書。此但言其在大概耳。中有周公
子所未見。或門弟子及肉秦諸子偽託。舍六經則無以見先王之政。典舍六經則無以
見孔教之真源。孔子不云乎。誦詩三百。授之以政。不達。使于四方。不
能專對。雖多亦奚以爲。列子引孔子不云乎。吾修詩書。正禮樂。將以

治天下遺來世非但修一身治魯國而已佛肸公山不擾之召孔子尚欲為東周不為匏繫彼長沮桀溺晨門擊磬諸避世之士豈孔子與同道乎哉中國今日世變極矣有心者慎毋謂在界有耶穌摩罕默德信根笛卜兜柏拉圖盧梭孟德斯鳩邊沁諸偉人學說而孔教可等諸贅疣也保固有之國粹維無羈之民德其必自孔教始矣

論外交第三

中國自海通以後華洋互市外交為國家絕大要政前清之總理衙門及出洋公使均極親貴重臣當其任即參贊隨員薪給從優直取新格民國以來官制雖變外交總長間極國務總理兼掌其職責之重大何如哉夫外交之盡善難矣商情民俗之不同國法軍政之互異我太柔懦則事事失足於外人損國威而戾民意我太決裂則處處得罪於外人礙邦交而開邊釁徐樹錚建國詮真謂外交盛軌有三一曰抱信守禮二曰確保主權三曰默察恩怨抱信守禮者何春秋之在鄭最弱晉楚兩大爭之公孫儀為政毅然應付不為強暴所

屈亦抱信守禮而已。今在界列強儼然春秋列國。我之衰弱。適與鄭類。晉楚爭霸。必先得鄭。亦猶今之謀展雄圖者。必先於中國植其基也。抱信者。可許許之。勿待威求。不可許。至死勿許。守禮者。勿預於從橫。擯闔之謀。見利不動。謹保安和。強鄰雖怒。而虎視究不敢遽肆。鯨吞彼非有愛於我。思其敵執為罪狀。聯眾邦。討不義耳。確保主權者。何今之議外交。辦交涉者。土地為甲所據。關市為甲所征。人民為甲所治。熟視無覩。莫展半籌。惟坐待乙之挺身代索。不復慮日又一日。年又一年。我之痛悼。澹而胥忘。人之根蒂。殖而愈固。又不知詢訪乙之代索。何時可濟。不濟如何。備其後。嗚呼。主權之謂何。然此猶事之大焉者。小至酬酢之函。造訪之期。往往失信。愆期待人。催詢而後報。此甯非事事受命而行乎。此可謂不自棄主權乎。默察恩怨者。何宇宙生物。不爭則滅。人與人如是。國與國亦莫不如是。為爭之術。愈巧為助為害之術。亦愈幻。有真助者。有真害者。有口助而意不至者。有欲害而力未能者。有貌助而隱害者。有姑助而後害者。有我知其

害姑假以為助者有不助亦不害者按之吾國及世界大勢不我助亦不我害最為好友欲害而力未能我可懸為警惕許為他山之石真害者不居其名真助者殆無一焉察之若何厥惟自察勿驚遠畧而忽近患勿思奮鬥而忘病錮先求自慎之道待其來而善為迎拒不容粗浮者呼號以從事也徐氏之言如此僕再申以三事曰重使才萃眾議謀共利則外交度無闕恨矣重使才者何夫國內政治有律例可守號令可發雖誤會易於補救而民衆之作奸犯科者挾之臣威迫之臣力他人不能干涉與各國交際則不然既莫能威挾而力迫尤須以實情諭之以婉詞達之俾象譯輸誠奏功於樽俎苟一言偶誤一策不善國計民生因而被害永無報復之期則使才之重要信矣為使臣而不通立約聯盟之法富國強兵之策中外親疎強弱之情以朽索馭六馬不銜極潰敗者幾希昔漢武帝詔舉茂才異等可為將相及使絕國者以使絕國與將相並重自倉者疑焉不知相臣主內政使臣主外務綏外則內方可治外與內相表裏也將臣

尚意加使臣尚文辭文勝則必不須驕文與意相補救也且漢武之

尚。甚。力。使。臣。尚。文。辯。文。勝。則。甚。不。須。黷。文。與。甚。相。補。救。也。且。漢。甚。之。時。凶。奴。西。南。夷。非。與。中。國。勢。均。力。敵。如。今。日。之。歐。美。強。鄰。也。且。視。使。才。甚。重。況。通。商。互。市。同。文。軌。之。在。乎。使。才。得。人。則。徐。氏。所。謂。抱。信。守。禮。確。保。主。權。默。察。恩。怨。可。輸。其。實。情。於。國。內。官。員。外。交。部。亦。有。所。挹。注。矣。萃。眾。議。者。何。外。交。端。緒。甚。繁。有。國。外。華。僑。以。商。情。或。民。事。與。洋。人。起。交。涉。者。有。國。內。洋。僑。以。商。情。或。民。事。與。我。人。起。交。涉。者。有。國。外。交。涉。領。事。公。使。不。能。決。轉。陳。外。部。者。有。國。內。交。涉。行。政。司。法。無。能。傳。轉。咨。使。館。者。有。稅。率。增。減。於。條。約。以。外。再。須。商。榷。者。有。國。債。出。入。於。定。息。以。外。尚。求。切。磋。者。使。外。交。官。事。事。啟。鄰。誼。而。不。順。輿。情。則。啟。外。人。無。厭。之。誅。求。於。國。威。亦。大。損。斯。必。以。萃。眾。議。取。決。為。先。焉。將。事。實。本。末。刊。登。公。報。許。萬。國。依。國。際。公。法。而。判。其。曲。直。開。國。民。會。議。許。國。民。得。條。陳。意。見。或。聯。翩。赴。駐。京。之。外。人。使。館。請。願。俾。彼。此。得。秉。公。辦。理。如。此。則。未。成。事。以。前。外。交。官。不。致。以。藐。躬。受。異。國。之。脅。制。既。成。事。以。後。亦。不。致。背。謬。民。意。動。公。憤。而。犯。眾。怒。矣。吾。嘗。慨。今。日。之。與。外。人。

交涉。往往朝簽字而夕罷市。甚至於罷工罷學。釀成華洋巨衅。豈非其事前敢守秘密而不知萃衆議故歟。夫周禮小司寇掌外朝之政。致萬民而詢。一曰詢國危。二曰詢國遷。三曰詢立君。自公卿及庶人無不與焉。外交失利。固國危之一。尤宜詢民。以善其後也。謀共利者何。夫大利所在。人人趨附。而吾中國物產之饒。關稅之裕。氣候之溫暖。名勝之繁多。尤爲外人所垂涎側目。故自通商以後。外人知吾國之可以操縱也。必格外錙利而避害。論關稅則出口重而進口輕。洋商受利已不鮮。往時煙臺條約。復有於租界內不抽洋貨釐金之語。鴉片未肅清時。中國得稅甚輕。而現銀奪於外人。雖絲茶大宗。僅足相抵。吁。可怪已。近數十年。中國官吏以帑藏奇絀。挹注於關餘鹽餘者。日日懷刺赴總稅司之門。而不得要領者。我固屢聞其事矣。顧氏維鈞恨之。儼然下令。免安格聯總稅務司之職。代以易紳士。二五附稅亦暫時告成。於外交上差強人意。然中國內亂未平。以客氣脅制外人。反啓外人之凌蔑。亦惟平允謀中外之共利已耳。譬之一家然。

子姓不事詩書。日以聲色狗馬相徵逐。婦女不勤中饋。但知粉白黛綠而爭妍鬥豔。則毋怪東鄰西鄰。頻以惡聲詬誶。且覬覦吾家田宅之利也。中外共利無他術。內亂普平。交通無阻。進口出口。諸貨華洋均獲益倍蓰。彼時乃再定稅則及其他。可以富國諸政策。今日不暇道也。噫。中國自清咸同以後。外交失利者何限。慈哀一布衣而侃侃高談。真所謂杞人憂天矣。悲夫。

論財政第四

中國至今日而猶患貧不抑異哉。夫理財之道有三。取民財而仍為民生財。藉收外溢之利。權開頑固之民俗。策之上者也。正園法使無庸平關平湘平漢平諸名目之差。嚴出納使當事者不至於中飽。策之中者也。二者俱無法。祇借債或如賭為能開其源。以減俸或欠餉為能節其流。斯真最下策矣。若中國今日非不能取民財而為民生財也。設輪船招商局。以政府保護華商。使與洋人爭利權。而已亦得口稅與船鈔。此收民販運之利矣。田賦以外華貨出洋。以絲茶兩

款為大宗。出口稅幾數百萬。內地復有繭捐、棉捐、諸款。此收民蔬植
之利矣。使民購機器紡花織布。推之富。綢、杭、緞、氈、呢、羽。莫不皆然。
則用力少而獲利夥。一夫可抵百夫之力。出口稅亦因之增加。此收
民製造之利矣。中國至今日而猶患貧。不亦異哉。說者曰：徒知中國
有生財之法。而不知中國有耗財之人也。中國萬政叢脞。其甚紊者
惟財政。財政何自而紊。不能不追咎於兩千五百萬磅之借款。彼時
財官飽囊遠颺。繼任者豈以借款為無上妙訣。大數不易得。東挪西
移。以應急需。而財政一紊。求之洋商不應。乞靈於內商。朋比為奸。共
希涖指。而財政再紊。財吏出資託商人開設銀行。或財部司員公任
行務。挪財部公款儲之行。轉借財部。以畝息金。而財政三紊。今則財
部山窮水盡。無可剝削。財吏自設之行。亦靳而不應矣。茫茫後顧。可
勝浩歎。况借款本息總數。我輩及身無論也。即子而孫孫。而子不能
有償清之日。然以中國土地之大。人民之衆。物產之豐。甞財者稍有
天良。何至終身依債臺為生活。子能侃侃而言其辦法耶。余因更端

答之曰不在其停不謀其政僕何人敢肆口而言財部惟舉其華
大者取民財而仍為民生財如招商局製造廠及鐵路電報之類中
國固行之未見富國則上策無可施矣正園法嚴出納而仍有財政
機關失其信用或中飽於一二奸吏之手則中策無可施矣其日日
騰諸報章為老生常談者惟借債與加賦耳惟減俸與欠餉耳借債
如飲鴆止渴一時苟安而終身不掇加賦如掩耳盜鈴明知其
非而急不暇擇此固下策之尤甚者也當局者猶以為開其源至減
俸則廉吏已室家之累相率而圖貪墨欠餉則軍人已兵目潰變共
圖不軌之功其甚者發軍措易民間現銀為害尤不可勝言當局者
猶以為能節其流噫財政至此姑為無聊之極思勸節蓄而已稅奢
靡而已勸節蓄者何已政府大力獎勵資本家俾開儲蓄銀行知儲
蓄則雖小款可已積大母金可已生息貸諸公司可已倡興實業貸
諸殷商可以經營販運窮鄉僻壤之人擁田園收入鉅貲而苦難發
展者均可存諸儲蓄銀行以資流轉則商務日盛國稅日旺民富而

國亦富矣。卽不然。集儲蓄之款。而開礦苗造輪船。或其製作。金工木
工。礦工石工若干人。無不獲利。此亦歲富於民之一法也。稅奢靡者
何。往時薛福成有言。英吉利三島及法德等國。不過中國兩行省地
耳。其歲出歲入之數。在白金四五萬萬兩。內外不啻六七倍於中國。
蓋取諸民者。百餘倍於中國矣。關稅有值百取四十六者。有值百
取百者。呂慈哀測之。必其奢靡物品矣。購奢靡物品者。非納袴少年。
卽膏粱子弟。非豪商巨賈。卽墨吏賊胥。專論價格之低昂。不辨物品
之高下。橫陳几席。歲弃中箱。寒不可呂爲衣。饑不可呂爲食。今定以
極重稅率。售者高其價於市。購者豈豕裏正不前哉。將必以價高者
列舉。呂自豪。此固有益於國。無病於商也。節蓄可勸矣。奢靡可稅矣。
慈哀以爲財政尚未易裕也。則屬於開源者。一領票行鹽。須稽實額
也。如前清戶部所云。淮南五百引。爲一票。年銷四十萬引。淮北百引
爲一票。年銷二十九萬六千餘引。按票捐銀。必定良法。二蘆洲沙田。
宜杜隱射也。江蘇安徽江西或廣東等省。沿江沿海。蘆洲沙田最多。

富紳豪民踞爲沃產。往時雖有官產處之謬，仍不無移抵隱射。故須
亟行整頓。甲三官吏交代宜催虧款也。各省官吏當在任之時，往往
百端揮霍，不計交代時虧空者何法可召彌補。甚至口傳交代已清
內則再結外錯。上司取之徒勞往返。日久則召舊案新案爲詞粉飾
延宕，不令實補原數。而財賍之虧，承隱寓於簿書期會間矣。斯宜該
管者隨時查覈，有收卽解，無可挪移而後已。四森木漁業。須藉官辦
也。邊地森林以鐵路未敷，艱於轉運。財官每不齒及。捕魚一業，則貧
民爲之。無巨商合力經營也。夫轉運維艱，其地有資本家，固宜官場
獎勵工作，俾森林得收其效用。魚業富國，則管仲僅山東一隅可召
奏績。何況江浙閩粵，孰非江海之濱乎。集股合力，鉅利可操，右券矣。
五礦產。諸苗宜行推廣也。吾國已開之煤礦鐵礦，盡由外人經營。居
吾土地，役吾民人，取吾物產，其事至不平矣。待吾人要用時，彼又任
意高價奪吾現款，不尤可恨乎哉。斯宜財部主張集股於秦晉川滇
吉黑甘新等省，設立公司，延聘工師，廣行開採。未出者測勘，已出者

化鍊必能獲無限大利也。五端以外屬於節流政策者。停止不急之
工程也。裁汰無謂之兵營也。覈減各關之經費也。重定各部之官俸
也。宜隆而殺者。隆之宜殺而隆者。殺之宜急而緩者。急之宜緩而急
者。緩之勿眩於虛名而受實害。勿泥於一隅而阻全局。財政前途之
苦痛。或可因此而少蘇乎。

論學校第五

有一事而可以振國運。育人扣致內治。禦外侮。遠法殷周庠序之隆。
近抗歐美富彊之政。不曰廢科舉而興學校矣乎。然而丙午召廷。今
茲為時數十年。學校遍十八行省。雖荒陬僻壤。為人迹所不到者。無
不間有英祿音樂手工諸名詞。而國運愈感。人才未出。內治不可希。
外侮莫能止。殷周庠序之隆。有名而無實。歐美富彊之政。頽合而神
離流弊百端。屈指難數。僕請得而縷述之。往者梁啟超氏有言。學校
之制。惟吾三代為最備。家有塾。黨有序。國有學。立學之等也。八歲入
小學。十五就大學。入學之年也。六年教之數。與方名。九年教之數。日

十年學書記。十有三年學樂誦詩。成童學射御。二十學禮。受學之序也。比年入學。中年升校。以離經辨志爲始事。古知類通達爲大成課。學之程也。大學一篇言大學堂之事也。弟子職一篇言小學堂之事也。內則一篇言女學之事也。學記一篇言師範學堂之事也。管子言農工商羣萃而州處。相語。相示。相勸。是農工商皆有學堂也。晉文始入教其民。三年用之。越王棲會稽。教訓十年。是兵學有學堂也。梁氏之言如此。四民均不可無學校。固鐵案難移矣。然古人之學校未必如今日學校。忘精神而鋪張形式。彼魯臧孫達。齊管敬仲。晉郤穀。楚子文及芊舌。胥公孫僑之輩。或諳習國故。朝章。或補揀人心。在道未聞其受何人教育而成才。教育家莫大於孔子。及門請業者。子路好勇。卒遭孔悝之難。子羔不可爲費宰。冉求爲季氏聚斂。而附益之宰。予欲短喪。皆至聖所不能造就之器。當是時。孰謂洙泗非學校最盛之地乎。蓋科舉而欲巨制義詩。賤楷法。尋人寸。固爲汨沒人才之利。及設學校而欲萃千百億兆學子。盡成爲彊兵富國濟民利物。

之名臣志士。則真銜石填海之愚表矣。梁氏又曰。中國孔子之教。歷數千載。受教之人。魏四百兆。未爲少也。然婦女不讀書。去其半矣。農工商兵。不知學。去其十之八九矣。自餘一二占嗶。嗶嘍。從事四書五經者。爲考試之題目。耳。制瓶之取材耳。於經無與也。於教無與也。其有通人志士。箋註校勘。效忠於許鄭。束身自愛。歸命於程朱。然古人教言大義。所謂誦詩三百。可召授政。春秋經在。先王之志。寡能留意。亦不過學其所學。於經仍無與也。於教仍無與也。梁氏言此。亦信而有徵矣。乃僕於今日學校。而實測之。婦女識字。不過助其夫記鹽政柴米之數。浸假而入中學。爲教習。則濡染男女平權新學說。懶事中國。饋者有之。不守內壺者有之。桑濮宣淫。勃谿構釁。其父兄反感頰頰面。以當時不宜使入學爲悔。而禁工商各種學校。負笈者仍係中學大學招生時所遺棄之扣轉。而從事於此。畢業。後治農學者。肯負耒耜。抒所得。勤四體。而殖五穀乎。治工商學者。肯執規矩。居市肆。而謀殖貨。與陶朱倚頓公輸墨翟輩抗衡乎。爲國家多一游民。爲達

掖增一根。考彼實際為農工商者。其不知學。仍自若也。然農工商雖不知學。其製造與運輸之方法。應用於一心。固輪扁所不能語。輪伊摯所不能言。鼎豈必在文字篇簡中乎。至於儒者。本冀學校而悟天地人至理。變法且逸。宜舉往日迂腐淺陋之士類。一旦豁然貫通焉。乃小學教科書。人手刀正尺。天地馬牛羊。終日驢鳴犬吠。轉瞬而畢業為諸生矣。由小學而赴中學。稍通淺近之英文。祇學挾而傲諸耆宿。國文一科。則教習取古文眉詮觀止。析義數十篇。為晨夕上課之用。今日課莊子。明日課清文。今日課左傳。明日課史記。東塗西抹。問以全書之體例。恐畢業尚茫然也。然固可與五貢出身同等矣。於祠堂貼報條於親戚討賀禮。在鄉曲侑紳士。居小學作教師。其父兄亦以為子弟成才矣。使有識者取其平日試卷而閱之。博正不敢望求其清順而不能也。蓋往日梁氏所謂從事四書五經。為考試之題目。制菽之取材。今則不須從事而取材。優游於畢業期限。內不患名落孫山。屆時列榜。村與不村之區別。名次有先後耳。不唯是也。往日

科舉未罷時。五家或十家為一塾。延名師。居教授之。其愚者晨夕埋
 頭。但冀揣摩場菽。其智者。固可枕經。藉史。藉助文思。故成名後。亦有
 如梁氏所云。箋注校勘。效忠於許鄭。束身自愛。歸命於程朱。其人今
 學校則何如哉。萃數百絕無根柢之澆薄青年於一堂。繩之以課程。
 曰。苟能是。是亦足矣。限之。居時曰。曰。苟不勉。無可及矣。不知此數百
 人。既萃於一堂。討論講貫。則不足。翼張騷擾。則有餘。馴至飲食不適。
 口而門毆。傳課者有之。起居不合意。而渙散罷學者有之。師長不能
 禁。父兄不能止。斯文之元氣蕩然矣。遑望其誦詩三百。可以授政。春
 秋經。在。宰先王之志乎哉。梁氏又曰。八股之文。八韻之詩。雖使伊呂
 管樂為之。必無以遠過於金陳章羅。而曲士陋儒。剽竊模放。亦未嘗
 不可能之。而有餘。故不必論其立法善否。但使中其程式。若而後取
 之。則舉人之可居及第。諸生之可以得解者。皆當數千人。而進士之
 額。每科不過數百。舉人之額。每省不過數十。則擯黜者。安知無伊呂
 管樂。而所取之數百數十。安得無曲士陋儒。濫竽其間也。梁氏之說

是矣。然科舉時代。國家憑文而取士。原冀為學成者求進身之階。學校時代。國家設學而訓士。奈何為未學者開躐等之門。其利弊已不侔矣。僕請再而備言之。八股文。八韻詩。原不可召見真才。然使讀書萬卷者為之。必勝於庸眾千百無疑也。金陳章羅原不可比伊呂管樂。然召文論文。則任沈不長於經術。許鄭不長於文章。金陳章羅之所長。未必非伊呂管樂之所短也。科舉之失。在乎八股文。八韻詩耳。使易此而試召實學實執。則舉人進士。不可召得人才乎。且名器不可召假人。使一國而人人為進士。一省而人人為舉人。則亦不足貴矣。故科舉之取士。召嚴是也。取士憑文而僅召八股八韻。則非也。今學校則尤非矣。以一縣而論。小學五六十所。每校大率百餘人。通計則五六千人矣。除其七八為農工商。尚得七八百士人也。此七八百人。而使管日之學使者。按臨試執。可召盡人為秀才乎哉。以一省而論。中學六七所。每校大率式三百人。通計則一二千人矣。此一二千人。則無有棄學而事工商者。終老於蓬掖之林。為教員。為執事。無施

不可。然使管日典試者秋闈攷核。可。且盡人為孝廉乎哉。不能也。二者俱無望。高而求諸大學校。彼專科修業。研究信根笛卡之名學。盧梭孟德斯鳩之法理。及英法日俄各國文字。固非往日之勞神帖括者所可比肩。至國學研究院。為治國學最高門徑。然未聞文儒蔚起。如科舉中之段王以經學名。在曾左。且功業匡時也。其稍稍強人意者。撫拾劉知幾劉彥和之說。自謂得文史源流。剽竊姚際恒崔東壁之書。自謂明典籍突奧。而流經漢古。非聖無法。十人中蓋八九如是矣。友人徐篁初嘗語慈哀曰。學校不可不廢。非孝。都邪說皆出於青年學子。皆學校教職員所造就而成。今日者也。嗚呼。篁初此說。何其沈痛絕倫歟。

論科舉第六

所讀者。四書五經。所化者。八股小楷。而貢舉。且之。取士。蓋愚民之政策也。定期限。且畢業。不予科第之榮。由奔競而得官。非闕鉛槧之力。此學校流弊。不惟愚民。而且擾民矣。彼青年學子。挾資斧。背鄉井。而

就傳異地本冀畢業。呂逸得升斗俸祿。上品副父兄培植之心。下以慰妻子啼號之苦。今則一枚之中。同時卒業者恒百人。或數十人。人讀同等之書。治同等之業。無所謂枯菀榮辱也。而愿者勞于弦誦。恒不若黠者之善于鑽營。貧者憚于應酬。恒不若富者之巧為迎送。則得官與不得官。豈若往日考試之公哉。考試得人。才非中國之糝政也。唐陸敬輿司貢士。身賈拔等十二人。韓愈與焉。宋王厚試進士。身夫天祥卷。呈之天子。曰：此作古詎若龜鑑。忠肝若鐵石。臣敢為國家舉人慶。厥後天祥果能效命于朝廷。顧炎武氏不云乎。唐制取士之科。有秀才。有明經。有進士。有俊士。有明法。有明字。有明祿。有一史。有三史。有開元禮。有道舉。有童子。其天子自詔曰：制舉如姚崇下筆成章。張九齡道侔伊呂之類。見于史者。凡五十餘科。取士之途甚寬。故人無片長而見棄。不佞今日中學。呂下責人。呂通中文。復事西語。復習祕術也。兩漢之時。尤重行誼。其取士有所謂賢良方正者。直言極諫者。與不充博士位者。陽朔。勇猛知兵法者。元延能直言政事。

延于側陋。可親民者。元年明兵法有大慮者。四年治獄平者。元年通天文。林林鐘律方術本草者。元年始。或特詔徵。或特科試。或三府辟。或公車召。或公卿薨國舉。或上書待詔。或博士弟子射策。皆科舉之雛形。而非待學校出身也。自今日學校。師弟子交相勉勵。而行之以稽日科舉之政。名不限於舉人進士。文不限于曲學小技。則人才庶有出乎。而決其必不能也。何者。往時科舉時代。縣有縣學。司教育者有教諭訓導。雖坐糜廩祿。不能分塾師講授之勞。然其人固者。儒宿望。使為諸生談文論。執固游。且有餘。地方官又歲行縣試。一次。召觀其才否。則愚者必不敢荒嬉。智者益自相砥勵。不似今之高等初等小學校。名為領官款。辦而司教育者。不出中學畢業人員。學期試驗。地方官苟責其規則之。不嚴錄取之。未公。則教職員且加召干涉。學務摧殘。教育之惡。名師若弟。互相勇衍。召塞責。天下人才。遂陰以消亡。絕滅而不可救。嗚呼。慘矣。小學既如是。進而語諸中學。中學非由省款而立乎。往時省試舉人。主考由翰苑中人。考差而舉。雖不能盡

人如阮芸臺錢辛橋之碩學。要之非荒疎淺陋。湯承簡畀可知也。而監臨有督撫。杜濫冒請謁之私。三場文字。又非下惟十年讀書千卷者不能咄嗟輒辦。則舉人之鄭重于一代固宜也。學校畢業。由積銖累寸之分數。而優等劣等。區別雖勝。科舉之一二篇文字。定去取者。萬倍然。學校教育。不過求其斐然成文章。科舉考試。此一二篇文字。獨可。臣不讀書而能乎。僕嘗授課於溫州某中學。數禮拜矣。選授史通。削繇及文史通義。中文字數篇。諸生固自謂津津有味。使作文。則語助且倍。課百出。毋論無證博引也。此非諸生之朽木難雕。實由小學之入門既差。雖孔孟亦無能為力耳。然不數載。彼語助謬出之諸生。儼然翱翔于某政局之中。為秘書。為委員。詆毀前賢。鼓吹新說。大聲動天地。標語徧街衢。恐跋扈軍人。亦甘遊其鋒穎。不敢嚮邇。而欲使試官以嚴格定其文字之高下。又欲使師長日夜與討論典籍之大義。能乎否乎。故寓科舉于學校。本三代兩漢之良法。而臣今日學校。仍寓科舉之數。意勢必不能也。客有聞慈哀此言。艷然變色曰。吾

子亦過矣。使中國今日因陋就簡，依然比帖括取士，則迂腐小儒滿坑塞谷，國家為外人瓜分久矣。明之亡雖在于流寇，然非溫體仁周延儒輩姑息苟安，何至糜爛不救。彼體仁延儒者，皆科第名流也。明太祖起隴敵得天下，恐士人坐譚經濟，仰視天而俯畫地，狡焉興不軌之心也。故比制執，比極格其聰明，消磨其歲月。吾子孫可萬古帝王耳。厥後末造衰敝，卒為體仁延儒輩所誤，殆由天道好還歟。清之得國也亦然。明季遺民徧山野，著書立說，非有黍離麥秀之音，輒興捲土重來之想。故聖祖設鴻博特科，以網羅英傑，冀異族可坐領大中華也。孰知末造卒有莖昌革命之事耶。夫特科即古之制科，清廷特科其本意且不可問，况三年一行之鄉會試，謂非愚民政策乎。吾子津津樂道之，可謂迂矣。且學校諸生不可于某處干涉政治，則東漢太學生劉陶訟朱穆之冤，南宋太學生陳東辨朱熹之誣，皆宜服上刑也。噫，吾子亦過矣。慈哀聞客言更端而作曰：龔定菴干祿新書自敘謂清廷用軍機大臣及都御史，無一不尚楷法，僕固痛心疾

新說。值此時。國論未定。朝令暮更。彼固慄慄自危矣。使當科舉時代。國家憑文而取士。彼方晨夕治學之不暇。恐民有用之於陰。遂無謂之。蓋鼓哉。蘇子瞻論戰國任俠。有曰。始皇初欲逐客。用李斯言而止。既并天下。以客為無用。於是任法而不任人。謂民可恃法而治。謂吏不必扣能。守吾法而已。隳名城。殺豪杰。民之秀異者散而歸田畝。向之食於四公子。呂不韋之徒者。皆安通哉。不知其能槁項黃馘。老死於布褐乎。抑將輟耕太息。以待時也。縱百萬虎狼於山林。而饑渴之。不知其將噬人。世。召。始皇為智。吾不信也。蘇氏之言如此。吾深為今日之設學校者危矣。自法美日本。留學而歸。偁博士。碩士。不能得大學一教席。吾固屢聞其人也。得之矣。而薪精散薄。或以國款支絀。或為兵事挪移。十無五六到家。吾又屢聞其人也。夫讀書稽古。既不得科第之報。訓復莫獲金錢之利益。此雖潔身如玉。不能不去。而為非則淫詞邪說。安知無學者鼓吹附和。以為射利之媒乎。吾故曰。必加考試。而取真扣。則下第者無怨望之心。中設者無驕矜之態。內亂之

隱患弭矣。不知束縛士子於場屋。徒設部視學省視學縣視學諸冗員。以爲學校內容之善否。屬此輩一夕考察而有餘也。嗚呼。是真大惑不解者矣。

論吏治第七

國家之命脈。在乎州縣。州縣之命脈。視乎守令。守令親民之官也。催科召外。興利除弊之責。訓士成俗之方。均于守令。馬首是瞻。徐樹錚建國銓真舉縣令吏治條目。一曰清戶口。二曰立田籍。三曰治道路。四曰通溝洫。五曰督警衛。六曰秋農桑。七曰植林木。八曰練吏材。其說既甚美。無以加矣。然清戶口。不過知其男女幾何。老幼廢疾幾何。生死去留幾何。漫應故事。以塞責。非能舉其貧窶癯疲者。別啓生財之方也。立田籍。則舊有圖冊庫串具存。今欲實地驗勘。確立新案。一恐閭閻不安。二恐經費無著。此亦非必要之政也。練吏材。一說尤不足取。夫未仕可練吏材。既仕而言吏材。則子皮使尹何爲。邑子產所謂學製美錦也。蓋徐氏八說。惟治道路。以便交通。通溝洫。以興水利。

督警衛以弭盜風。牧糞桑以裕生計。植林木以備材用。五事為守令親民所不可緩耳。然遠以此為家。臣盡親民之責。未敢也。賀長齡言州縣曰。必日坐堂皇。躬巡阡陌。而後可。堂皇者。政事之所出。淡居簡出。則小民欲訴無門。吏胥从中舞弊。堂上百里。堂下千里。故獨有寃不能訴也。訴矣而不即審。審矣而不即結。大則蕩產傾家。小亦廢時失業。若州縣日坐堂皇。安有此害。况大堂萬目。環觀讞訊。明允折服。不僅一案之人言易入。而令易行。百廢俱舉。何憚而不為也。阡陌者政事之所訖。畫東西南北為四鄉。每月到一鄉。四閱月而徧。竟歲即可三徧。以父母自任。以子弟視民。察情形以為措施。措施無不當也。詢疾苦以為補。揀補揀無不周也。宣講聖訓。指其敝俗為戒。則教化易行也。抽查保甲。不使奸民匿跡。則稽察易密也。舉凡賊盜地棍。唆訟聚賭之類。凜然於官長耳目甚近。且將革面自新矣。小爭訟可立與集訊。而民不必入城矣。欠田糧可立加懲處。而輸將無敢後矣。賀氏之言如此。州縣之兼理司法者。循此可盡親民之責乎。然而仍

未敢許也。姚文相言收令有備積貲練隸役式條備積貲有利於荒
政練隸役本以衛庫獄斯豈州縣所可緩之事哉。曾國藩勸誠州縣
四條。一曰治署內。二曰明刑法。三曰清訟。三曰重農事以厚生。
四曰崇儉樸。曰養廉。正署內者何。宅門內曰上房。曰官親。曰幕友。
曰家丁。頭門內曰書辦。曰差役。此六者皆署內之人。為官者自治
其身。凡銀錢一出一入。無不可對人言處。則上房官親幕友家丁皆
治矣。凡文書案牘。無一不躬親檢點。則書辦差役皆治矣。明刑法者
何。管子荀子文中子皆曰嚴刑為是。赦宥為非。子產治鄭。諸葛治蜀。
王猛治秦。用刑。曰致又安。州縣苟盡心於民事。是非不得不剖。辨讞
結。不得不迅速。既求迅結。不得不刑惡人。以伸善人之氣。除莠以愛
苗也。懲惡以安良也。非虐也。重農事者何。軍無糧則必擾民。民無糧
則必從賊。賊無糧則必變流寇。大亂無了日矣。故州縣以重農為第
一要。教薄斂。曰舒其力。減役以安其身。無牛之家。設法購買。有水之
田。設法疏消。糞夫有生聚之樂。庶不使逃徙一空。崇儉樸者何。節用

之道莫先於人少。官親少則無需索。訓應之。幕友家丁少則減薪。工襍支之費。官廚少一雙之箸。民間寬一分之力。衣服飲食。事事儉約。聲色洋燭。一一禁絕。不獻上司。不肥家產。用之於己者。有節取之於民者。有制矣。右列四端。參以賀長齡所論。則州縣行己治民。均無遺憾。可以為循吏傳中人。然晉曰州縣由科目而得。所學非所用。不免假手於吏胥。今日州縣由學校而得。或保薦甄別而得。亦於民情非所夙習。仍不免假手於吏胥。刑名比例。析若秋豪。錢糧瑣碎。日迷五色。葉正則所謂官無封建而吏有封建。使守令宵旦竭蹶。惟日不足。而吏治隨召莫振者。吏胥之為也。或謂吏胥至今日。萌枿絕矣。民刑案件。有六法全書。可召按圖索驥。州縣兼理司法。不過未設審判廳之處。聘一幫審員任其事足矣。錢穀瑣碎。則擇吏胥中素有聲名者。屬召全權。何至糜爛不救耶。此說固不為無見。乃民國僅十餘年。豈事事將前清陋規。盡不須吏胥指示。未必然也。且吾聞唐虞盛衰。必曰三載考績。黜陟幽明。孔子為政。亦曰暮月則可。三年有成。今

日州縣。又何其升降之速也。蒞事甫一載而撤差矣。到官僅數月而調任矣。有五日京兆之心。無數路輕車之效。雖有賢者。能于此一載數月之間。日坐堂皇而抒民訟累。乎躬巡阡陌而詢民疾苦。乎預備積貲而利流政乎。賓客之訓。酢銜。參之勞瘁。力恐不暇。及此也。坐堂皇矣。或要犯巨逃。逸未獲。證人召事故未齊。移交後任。後任有滯不經心者。巡阡陌矣。或民瘼一時未易除。或教化因事有阻。一一語諸後任。後任又未表同情也。備積貲矣。或舊穀既沒。新穀未升。款交後任。能恃後任之終不藉端乾沒哉。故州縣屢易。亦吏治之累也。其不賢者。知數月或一載以後。必投閒回里也。竭澤而漁。盈索而歸。曾文正所謂上房官親幕友家丁。亦效尤分潤。吏治至此。尚忍言哉。夫官吏不可無責任心也。食國家之俸祿。為人民所擁戴。有輿馬以代其步履。有廨役以供其奔走。此而不負守土之責任。則教師授徒。商家作夥。皆不可負責任矣。官吏不可無道德心也。畏煩勞則興利除弊之政。或延擱而不行。工回護則習非成是之見。或牢固而莫破。知催

科而不知撫字。何殊民賊所爲。媚上司而不體下情。直等閹豎之行。凡此諸端。豈有道德心者所肯爲哉。中國今日。人心在道壞矣。圖補拯必巨州縣爲基礎。易縣署曰縣政府。易縣知事曰縣長。豈以縣事與國事並重乎。尸其位者。愈不可不自勉矣。

論軍閥第八

國家設兵而委諸軍人。所以禦外侮。平內亂也。然其範圍有大小。廣狹之不同。春秋之世。王室衰微。諸侯相伐。地不過數萬里。二國者五十二。其勢均力敵。互爲勝敗者。尚不可勝數。晉人與楚人戰。練軍實具車徒。固云我巨禦外侮。平內亂也。吳人與越人戰。練軍實具車徒。固曰我以禦外侮。平內亂也。其實距離稀數千里。由今日觀之。何殊此縣與彼縣戰哉。自是厥後。楚漢相爭。吳蜀相爭。五胡十六國之分崩離析。兵戎相見。孰不曰我以禦外侮。平內亂。由識者視之。同此冠帶之族。同此文軌之邦。無尚畫界分疆。爲蝸角蠻觸。惟其範圍比春秋特稍廣大耳。中國自革新以後。五族共和。海外亦通商互市。兵革

可勿用矣。乃累歲軍興，日徵不足。論其名，或曰陸軍，或曰巡防，或曰警備，或曰第某師，或曰某地第某師，或曰某混成旅，或曰暫編某師旅，或曰衛隊某旅某團，或曰某補充旅，補充團，補充營。論其人，報銷再皆曰一營五百人，實數不可臆度。論其餉，或曰幾兩幾錢計，或曰幾元幾角計，是謂正餉。又有所謂加餉，或津貼，或菜錢，諸餉。蓋臣如許之人，靡如許之餉。使興學，則造就士人，不可勝數矣。使經商，則增加稅金，不可勝數矣。使興實業，則百工食其利，使辦荒政，則萬民不患饑。無端而以之養兵，司養所百計籌維，傾囊倒篋而出者，不足將領一函之數額。稍緩則按劍相向矣。吁！我人亦何樂而有兵哉！且養兵必有用，而兵非無用也。張之洞勸學篇有云：兵之于國家，猶氣之于人身。肝藏血而助氣，內經以肝為將軍之官。人未有無氣而能生者。國未有無兵而能存者。張氏所言如此，吾不解今日用兵者，不以肝助氣，但以肝善怒而傷心，脾肺腎也。甲攻乙，固曰禦外侮，平內亂。丙攻丁，固曰禦外侮，平內亂。不知兩方俱在中國邦域之中，何所謂

外侮內亂。我不患血之不足。但怨氣之未壯。氣壯而血亦竭矣。往者
 政府倡廢督裁兵之說。欲徵各省意見。某督首自稱軍務善。後督辦
 以為鄰。盡效法。未幾時局倣擾。兵禍愈烈。仁人志士。因歸咎于闡首
 洪恐之徒。盤踞宗社。大奇落。故軍人亦不能盡其服。从天職憤而出
 于一戰。吾又不解軍人所不服。從者。僅闡首洪恐之一二人。而必使
 數十萬健兒。流血成江河。暴屍盈原野。干天怒而貽民怨乎。昔項羽
 謂漢王曰。天下匈匈數歲。徒呂我兩人耳。願與漢王挑戰。決雄雌。毋
 徒苦天下之民。父子為也。項羽此言。可謂菩薩心腸矣。惜今日軍人
 不知此。徒呂徵兵索餉為能耳。徵兵。索餉。豈又不解軍事。停頓呂
 後。此數十萬之眾。何法可以處置。將駢而歸。諸南敵。與則其人相習
 于戎馬之間。掠食而飽。掠婦為妻。馳驟喧呶。行歌坐傲。不能再舍戈
 矛而操耒耜。受屈於父兄。鄉黨之間矣。或舉而墾牧邊荒。歟則嚴寒
 沙磧之區。風俗不同。水土不服。冀未來地利。使彼櫛風沐雨。腓無胫
 脛。無毛。咨嗟怨讟。有流亡而為寇盜者矣。或又謂兵士無事。可使建

築大工程以當改組。則非秦始皇造長城。隋煬帝開運河。何須如許之衆人。且民窮財盡。至今日尚有所謂不急之工程。以安置兵士耶。吾嘗疑漢光武得國時。始徇河北。銅馬幾數百萬。受其降者數十萬人。已而劉茂衆十餘萬。降之於京密。朱鮪衆三十萬。降之於雒陽。吳漢王梁擊檀鄉于漳水。降其衆十餘萬。五校之衆五萬人。降之於藁陽。孫登五萬人。降之於河北。吳漢王常降青犢。馮異降延岑。張邯之衆。蓋延降劉永之餘。耿弇降張步之卒。赤眉東歸者尚十餘萬。降之于宜陽。蓋先後所受降者。指窮于數。不知光武何術。以善其後。則當日作史者。徒工藻繪。擊悅之文。無意於用兵大策。其咎為不可辭也。王船山疑之矣。乃不過曰。徵伏湛。擢卓茂。獎重厚之吏。召調御其黨。張之氣。船山此言。又懸揣意。測未可據為典要也。蓋當日光武君臣。必有裁兵或退伍。改編細則。史氏不書。後世家因而無考耳。且古無以軍人干政治。徐樹錚建國詮。真有言曰。督軍雖為大將。職在領兵。與聞地方事。則罪之曰干涉行政。與聞刑律事。則詆之曰蹂躪司法。

與聞財政事。則謚之曰威逼索款。羣言可畏。稍自愛者不敢也。亦不
屑也。省長一職。政財法稅。概握高權。而兼領巡防警備等隊。未聞人
責。且紛操軍政也。督軍餉源。出于其手。而乃佻佻畏督軍如虎。
不亦異乎。是一省之中。最高長官。不容有二。政軍財法。由一人轄之。
任斯職者。且寸識德量為限。不分文並之途。其下或分設軍政民政
二端。職限釐然。不許稍棍。遇有糾結。長官立予剖斷。則各安己位。各
盡己職。自無傾軋排擠之醜矣。徐氏之言如此。余以為精審絕倫也。
蓋前清巡撫。固一省最高長官。軍民合治。如徐氏所云。然未造則重
文輕武。以一品二品之提鎮。受制于巡撫門下。馴至軍械毀圯。馬政
廢弛。徒擁虛銜。未奏實績。巡撫亦曰。吾知文事而已。並備非所急。一
旦外侮洊侵。割地賠款。聊安旦夕。自知彼時營勇。僅足偪雄海洋。不
可以當大敵也。吁。巡撫重文輕武。其害竟如是哉。為今日計。全省軍
民。二大權。握于一人之手。不可重文而輕武。不可重武而輕文。民政
有餘力。軍政亦須討論。徐氏所謂誨品學勤訓練厲簡汰一章。制時

移調化省界專事權。獎製械。昌馬政。備艦艇。十大端。次第舉行。則野
無烽燧之驚。兵有服從之樂。蒼安于隴。歆士悅于弦。誦唐虞盛。夜可
期。何至如今日之土崩瓦解哉。

論議員第九

中國自民主召來。三權分立。曰行政。曰司法。曰立法。議院者。立法機
關也。國有衆議院。以議國事。省有省議會。以議一省之事。縣有縣議
會。以議一縣之事。議員由人民公選。僞爲人民代表。縣知事。省長。官
及公府內閣。不得侵蝕其議權。衆議員有舉大總統之權焉。此其制
果何助乎。曰。權輿于泰西。而中國古時。亦稍具模楷。試約略言之。漢
制。議士之職。曰諫大夫。曰博士。曰議郎。通典云。諫大夫掌議論。無常
員。外至數十人。漢舊儀云。博士。國有疑事。則承問。有大事。則與中二
千石會議。中二千石。遂博士。外加給事中。入中朝。備顧問。俯腹心。上所
折衷。定疑。漢官解詁云。議郎不屬署。不直事。國有大政。大獄。大禮。則
與中二千石。博士會議。夫曰外至數十人。則其數與今之眾議員同。

曰不屬署不直事。則職與今之眾議員同。國有大政大獄大禮與二千石博士會議。則其開議之例。又與今之眾議員同也。不過彼時由制書徵辟。或大臣舉荐。此則民選為稍異耳。癸丑一役。眾議院為所選總統一蹴而滅。既而總統病歿。原選之副總統起而代理。維國綱于不墜。則仍眾議院之功也。代理期滿。第二屆眾議院開會于京師。選一蒼髯老臣踐元首之位。庚申一役。眾議院又為所選者一蹴而滅。歲則廣東召集新國會。迫成南北分裂之形。甲子賄選。釀為奉直戰爭。蔓延東南。各省眾議院益為人詬病。夫議院代表民意機關。眾議院有選舉總統之權。尤有彈劾總統之權。乃屢起而屢蹶。何歟。蓋君主國之議院受制于一人。權臣皇族不得掣其肘。封壘大吏不得奪其權。苟能興大利除大弊。侃侃高談娓娓動人。則言責盡矣。民主國則不然。政黨如林。政客如鯽。坐談國事。人自擬於儀秦。太息者。難家自誇。臣賈董。于是行政官揣其素志。助以鉅貲。謀議員。莫為他日游揚地也。資本家羨其利。口藉臣以金。攬實業。希為他日分潤計。

也。个个裹此心而萃于一堂，則各省議員有各省情形之不同，交游之互異，其議論亦紛紛而莫定，興一利也，甲謂不可，乙以為可矣，除一弊也，丙謂不可，丁以為可矣。外託立法之名，內豕營私之願。議院之聲價，掃地盡矣。斯不空屢起而屢蹶乎哉？說者曰：民主國不可無議院，無議院是無主也。今日之議院，宜注意者四事：一曰別資格，二曰減議額，三曰增歲費，四曰持風憲。別資格者何？眾議院雖分上下兩院，而議員資格無別。吾意下院中以萃集地方智力為主，農工商業及財產大富者，定為特格。如格即可與選。上院中宜萃集从政老宿，曾任簡任以上官者，臨民理財，治軍司法，外交內教，各科人才，均須備選。則兩院短長互補，不致隳杌矣。減議額者何？第一屆眾議院兩院合六百，第二屆僅四百，吾猶以為過妙。中國歷代專制，民不與政。一旦列議員之數，未審國內，遑言海外。恃聰明則強，作解事安樸訥則惟。有盲，於是徒資狡獪者，且舞文弄法之資。蓋議員之中，固有能者不賢，賢者不智。今使賢不智者，捉弄于能而不賢者之手。

為虎添翼。何以善其遂。故不如以人少為貴也。增歲費者何。議士歲費。舊定五千金。實則政府兼薪。黨會津貼。及種種暗高之錢。無人不有。由何處得財。即受何處指縱。氣節已喪。謹議誰賴。似不若公增費額。俾得以俸養廉。且議士較平居為闊綽。或求學殖之精。或揮政術之奧。函電徵詢。賓朋酬酢。欲窮其用度。索其興。豈可乎哉。持風憲者。何糾彈之制。眾議院雖有明條。僅施諸總統及特任量吏。陳義太高。舉手不易。百僚庶吏。反以此而倖漏密網。斯宜取前清各道監察御史專劾之職。委諸議院能者。俾見聞所及。隨時上陳。在議士以職責所在。固不致構怨造禍。而政府以之黜陟幽明。有益于史治大矣。說者之理由如此。余以為仍須議士之得人也。資格別。歲費增。而議員人數減。六百為四百人。浸減四百人為三百人。此三百人中。仍智愚互見。良莠不齊。則將如之何。故議額雖減。未必其有利無弊也。持風憲者。尤不易得。臣兩漢風俗之醇。且有舉秀才不知書。舉孝廉父別居之誚。况今日議士。由賄選而來者。非郭况金穴。御通銅山。不能問

洋議院尚望其冰心鐵面強項骨鯁舉人罪而勿失之誣哉。吁。國會如是。省議會縣議會可知。中國立法前途岌岌乎危矣。欲祛厥弊。必于初選複選皆以學行允孚衆望為合格。毋許巨銅臭進身。近于指納也。

論農工第十

與異國通商而利權外溢。人皆曰商戰不敵。而不知非商戰不敵也。周書曰。農不出則乏其食。工不出則乏其事。商不出則三寶絕。史記貨殖傳曰。人民所喜好。謠俗被服。飲食奉生送死之具。故待農而食之。工而成之。商而通之。此甯有政教發徵期會哉。周書史記之言如此。知吾人自呱呱墮地。至渺渺遠真之日。所呂衣食我者。何物不恃地利。所以安逸我者。何物不須人力。則農工其首務矣。河以北多平原曠野。惟沙磧之地。五穀不生。餘皆沃壤也。江以南多高山大川。惟巉壁洪波。人力莫施。其山之阜麓。芻阨。江之洲湖之濱。皆餘利也。上地種五穀。中地種英穀。蕎麥。瓜菜。蘋芋。桑柘。木棉。藍。枲。紅花之屬。

下地種榆柳襍樹蘆荻之屬。天無物不生也。地無物不養也。得所宜
 則事半功倍而不勸自以矣。工執一事。首重勸造。臣中國出產之饒。
 山西有竹。穀。鱸。旄。玉石。山東多魚。鹽。漆。絲。聲。色。江南出相。梓。薑。桂。金。
 錫。連。丹。瑇。瑁。珠。璣。齒。革。龍。門。碣。石。北。多。旃。裘。筋。骨。銅。鐵。則。往。往。凶。出。
 碁。置。使。巧。思。者。運。為。原。料。則。竹。穀。可。為。紙。鱸。可。為。布。玉。石。可。加。以。雕。
 琢。漆。髹。木。作。之。物。絲。織。綢。緞。金。錫。連。丹。瑇。瑁。齒。革。筋。骨。無。不。可。製。造。
 獲利也。洋商之貨。原料自吾國去者。十居八九。設廠精製而市。諸。價。
 昂。數。倍。利。權。之。外。溢。者。工。乎。商。乎。雖。愚。夫。必。曰。工。矣。往。者。憂。時。志。士。
 憫。農。工。之。用。力。苦。而。得。利。微。操。縱。于。資。本。家。之。手。因。倡。為。農。工。團。體。
 之。說。俾。農。得。制。田。主。而。減。租。工。得。制。店。主。而。加。薪。無。時。輕。時。重。致。生。
 怨。讓。此。說。固。不。為。無。見。然。不。能。無。流。弊。也。自。井。田。之。制。廢。田。主。享。地。
 上。權。而。納。錢。糧。農。夫。不。過。以。四。體。甚。勤。十。中。分。其。四。五。非。得。享。地。上。
 權。而。負。錢。糧。義。務。也。減。租。風。行。則。田。主。收。入。漸。薄。豐。年。稍。可。支。持。荒。
 歉。必。拖。欠。錢。糧。國。課。大。受。影。響。矣。且。農。民。全。藉。勤。力。得。食。終。日。捨。耒。

雖抗租而仍不能給也。然農民無

較畊片嬉馳逐不特減租不能給雖抗租而仍不能給也然農民無
知識挾其團體以減租日久不能不抗租其害豈可勝言乎工人加
薪亦非詎加薪而無虧于資本家固為工人增加無量數收入然挾
其團體妄為格外之要求則店主一時受制日久以折閱而閉關我
陰受失業之累矣故減租加薪不可行政官干涉其事也各地有各
地情形農工與田主店主自能調劑得度也吾嘗謂周禮一經農圃
最重太宰臣九職任萬民一曰三農生九穀二曰園圃毓艸木而大
司徒為辨十二壤之土宜司稼為選種桂之穀種遂人遂大夫為治
稼器耒耜之屬艸人為治糞肥稻人為修水利此屬于農務者也大
司徒辨五地之物生山林互阜川澤互膏丘陵互核墳衍互笑原濕
互叢而園圃為種植艸木果疏之專地場人所掌山澤羶木材艸材
山虞林衡澤虞所掌道路互樹木為藩落司險所掌皆屬于圃務者
也其立法精詳如此未嘗曰農民宜分富者之財而農民情者反有
罰則載師注所云定不毛者罰互壹里二十五家之泉空田者罰互

三家之稅粟嗚呼。此真可臣戒情養之心。而使野無游民。地無曠土。矣。工執尤須人意匠。能化無用為有用。徐氏建國詮真有云。供職軍部時。以椒礬煑水。細麩勻調。稍加樟腦之方。製而為漿糊。盛瓶中。閉抽斗內。廿餘日。不腐不蟲。芳香撲鼻。膠粘甚固也。此法行而歐製樹膠。東製不易糊。可勿用。財長某公聞之。因勸漿糊工廠。遂有中國不易糊。出售京市。遍及國中。則工執無難事。于尋常處留心。自得廣大之效用。至呂機器製物。如碾米及線襪。膜皂等事。但購已成之機。通給廠用。已輸洋人一著。尚不如合巨資。設大廠。購製機之機。隨時應用。則出品愈多。闕稅得助。養活工人。亦不鮮矣。其不須機器而自成絕技者。蘇杭之顧繡。福建之雕漆。景德鎮之磁器。青田石之刻景。同一原料也。而工者值千百。拙者僅尋其半。工人尋值。亦求勿拙而已。加薪云何哉。加薪云何哉。夫工商相因而為用者也。工有成器。然後商有販運。工為體商為用也。其精于商術者。先察如何器利用。何貨易銷。何物宜變新式。何法可輕成本。何國喜何物。何術與他國爭勝。

然後命工師思新法以供商之取。求。是。又。商。為。主。工。為。使。也。二。者。交。相。依。而。不。已。惟。原。料。無。量。數。藉。種。植。者。居。外。又。不。可。不。仰。給。于。農。中。國。古。曰。農。立。國。其。可。不。注。意。乎。

論釐金第十一

裁釐金而加關稅。盡人姑妄言之。而不知其情勢難行也。夫釐金為市易之稅。關稅為海運之稅。市易有各州各縣之不同。關稅則國人公用之。大宗物件也。市易有一負一戴之須。查關稅則商家暢銷之。鉅款貨色也。市易者其種類繁賾。關稅者其種類簡單。市易者不過內地之稽查。關稅者尚有外人之干涉。裁釐金而加關稅。通商口岸愈增羅掘之煩。加釐金而裁關稅。土產諸名。曷任剝削之苦。二道蓋不可偏廢也。說者曰。天下之大利。除丁漕正賦外。尚有四宗。曰海關。曰鹽場。曰富戶勸捐。曰市鎮抽釐。至今日。又有所謂外國公債。內國公債。焉。往時曾國藩。胡林翼輩。以髮未平。軍餉匱乏。因勸捐釐金。以資挹注。謂與漢之祿。唐之祿。緡。唐之除官錢。宋制之頭子錢。異名而同實。漢

唐宋季^取取于民者。名目^錄錄多。今特行其一耳。不為病民行之約。而有汴軍餉。惟在用人。不用法而已。然曾氏胡氏之初意如此。日久則一絲一縷。無物不捐。局員之需索。巡丁之^陸番難。商旅既重困矣。而水卡局之建設。各有其地。水路有水漲宜設。此處水落宜設。彼處者有水落。暫宜裁撤。水漲仍復增添。皆陸路有已設卡局之處。因無總隘可托。不能不分子卡者。有未設卡局之處。因有商販繞越。不能不另議移設者。兼之賊蹤飄忽。靡常幽僻之區。間多商客通行之道。反絕行人。非因地^以制宜。豈能推行而盡利。土產百貨之衰旺。各有其時。有旺在春夏。而秋冬漸形衰減者。有旺在秋冬。而春夏忽形冷寂者。有上月收數較之下月。每有參差者。有此處暢行。推之彼處。又難符合者。非隨時^以通變。豈能安^而咸宜。蓋釐金取什一於商賈。欸目錄而事務^以過客之去來。無定抽收之多寡。難權非若地丁錢糧。官有丹籍可稽。民有舊章可守。故今日之倡議裁釐加稅。亦使民良圖也。說者之理由如是。僕史端^難之曰。局員之需索。巡丁之番難。固為

釐金陋習。然海關獨無此輩人員乎。往時馮桂芬罷關征議。謂粵海關司閭二人。月支薪水各八百兩。籤押四人半之。餘執事及各小口長隨。百十數有差。此固非他關所有。至完稅之法。百所聞。澆野關一端言之。運米百石者。關吏教之報三十石。驗過則云報四十石。應倍罰作八十石。仍少完二十石。若實報百石。所費不止百石。其弊如此。則關稅與釐金多矣。固魯衛之政耳。釐金內容。有隨地隨時之不同。吏胥之老于任事者知之。士紳之諳于商情者知之。使統捐局長能虛心諮詢。則定額必無所罅漏。其賢者刪除衙署官氣。事躬親而數核實。不臣絲豪飽奸索。不臣苛細失人心。于國課豈少補哉。今臣因噎廢食之故。擬將釐金概行裁撤。臣爲是爲便民之無上政策。不知重農輕商。古有明訓。農夫服務最苦。獲利最薄。而錢漕一切均取諸田疇。臣分其利。商賈挾貨懋遷。無力作之勞。免浮收之稅。則比農亦太微倖矣。况釐金官取之商。商取之貨。貨取之時。本非擾索之政。而往時毛鴻賓偸湖南。每歲釐金在百萬內外。曾國藩派員辦粵釐。疏

咸豐十年。巡撫耆齡于韶關設一卡。未及一年。收捐至五十餘萬。藩司周起濱議于肇慶府河設卡。每年亦得四十餘萬。則今日全國通都大邑。生活程度愈高。舟車交易愈便。釐金收入。為數愈不可勝計。而可以質質然裁撤。而大虧帑庫乎。且中國數千年積習。往往有治法無治合。故田賦之數。民出二三。而國之所入者一。關稅之數。民出者十。而國之所入者一。至田賦浮收。往往滋事。關稅則否。何也。農心。商心不齊也。農不可他適。不可改業。商可他適。可改業也。農不能增其穫。臣僮賤。商能增其價。以償稅也。農之所謂二三者。每加乎壹之外。商之所謂十者。不甚加乎一之外也。通商以後。進口既多。出口不鮮。奸胥猾吏。上下其手。雖使日日加稅率。而實徵實解者何人。稅率既加。而釐金隨減。則人人經營於內地。嬾為出口之謀。進口貨物亦停滯而不能消通。外人將起而干涉矣。吾敢一言決之曰。釐稅二事。均為國家正稅。擇地設官。相時以立卡。扼歧路以杜奸商之走漏。循成憲以稽蠹吏之侵漁。則國與民交受其利。若曰市廛而不

換時各納充費一千兩。此張之洞於光緒十二年上疏言。梧關之詞也。廣西如是。他省可知。關稅如是。釐捐可知。雖洋關與常關不同。稅務中有洋人監督。秉公辦理。絕無中飽。然執事者多。過而不留。概而無紀。不能一一視之也。丈量之不諳。貨值之不別。隱匿之深。轉換之詭。雖視猶不視也。以言整頓。憂憂乎難矣。吾故曰。有治人。雖無治法。尚正。臣相安。有治法。而無治人。必至于不採。裁釐云乎哉。加稅云乎哉。

論鹽課第十二

裁釐加稅不可行。不已而整頓鹽課。臣發展財政。是亦一策也。唐劉晏之為。轉運使。專用榷鹽法。充軍國之用。許汝鄭鄧以西。皆食河東鹽池。度支主之。汴滑唐蔡。皆食海鹽。晏主之。晏謂鹽吏多。則州縣擾。故但于出鹽之鄉。置鹽官。收鹽戶所煮之鹽。轉鬻于商人。任其所之。自餘州縣。不復置官。其江嶺間。去鹽鄉遠者。轉官鹽于彼。貲之。或高絕。鹽貴則減價鬻之。故官獲其利。而民不之鹽。始江淮鹽利不

過四十萬季年乃六百萬緡。由是國用充足。顧亭林日知錄引松江李雯之論。謂鹽產于場。猶穀之生於地。宜就場定額一稅之。後不問其所之。蓋凡天下皆私鹽。即天下皆官鹽也。又云。行鹽地分有遠近不同。遠于官而近于私者。民不得不買私鹽。既買私鹽。則興販之徒必多。于是盜賊起而刑獄滋矣。又云。予少居崑山常熟之間。為兩浙行鹽地。而民多販淮鹽。自通州渡江。其色青黑。視官鹽為善。及游太原。所食皆番鹽。堅緻精好。此地利之優。非國法所能禁也。明知其不可禁。而設為巡捕之格。課以私鹽之獲。每季若干。為一定之額。此掩耳盜鈴之政也。亭林之言如此。馮桂芬利淮議。又謂李說為書生之見。淮南鹽價。每斤約銀五六釐。課約銀一分。淮北官定鹽價。每斤銀一釐五豪。課約銀六釐。是所謂一稅直俄頃。而舉鹽價一倍之五倍之也。誰則願經此一稅者。利所在。人人趨之。竈戶商戶船戶兵役百執事。無一非扁私之人。官能防之乎。雖官亦庸足恃乎。濱海數百里。港汊百出。白蘆黃葦。一望無際。村落場竈。零星楸布于其間。不漏

於近署漏於遠地矣。不漏於晴霽。漏於陰雨矣。不漏於白晝。漏於昏暮矣。當下一轉語曰。天下皆官鹽。天下皆私鹽矣。因於票鹽中擬四法。一曰廓清窠臼。二曰平減賤則。三曰製造洋船。四曰廣建鹽倉。其意甚美。惜未見實行也。前清于淮鹽定制。杜透漏。則有垣竈之稽查。防捆夾。則有壩所之掣制。絕船私。則脚價毋許折給。通網引。則口岸無事輪編。至于筦庫核自運司。無占墊通挪之弊。緝私責在弁訊。嚴游巡堵截之方。逐層防範。至周至密。然流弊終不能免者。官鹽之煎熬運輸。不能無浮費。則官吏私矣。商夥與船工水手。不能無夾帶。則商船私矣。通商口岸以外。鄉鎮要隘。不能無梟徒盤踞。則梟徒私矣。而淮鹽行銷於湖北。湖北荆襄有潞鹽之私。行銷于江西南。贛有粵鹽之私。河南有蘆私。安徽有浙私。谷又不獨在梟販矣。鹽之私。不勝防也。處處可煮鹽。貧者安得不稽。巨為利。處處皆會鹽。慮者皆無暇辨其何來。自私鹽之禁網日嚴。緝私機關星羅棋布。公費不足。吏則官吏。呂獲拿勉其下。兵役以巡捕媚其上。一肩私鹽。有罰至十倍百

倍者矣。有九次官鹽。一次私鹽。而盡虧其九次所得者矣。而鹽課所得者。不違于國。不違于民。盡違于中飽之人。天下不平。事孰有甚于茲乎。民國以來。鹽課仍前清美法。商有亭池。自煎者。官予以執照。編之冊。州縣有場官。無透漏無移抵也。外人設所稽核。則各州縣有收稅官。秤放員。據場官所稽之稅額。而收其稅。償外債本息而已。徐氏建國。詮真謂鹽政重緝私。不如重糾官。則呂襪被出都。未幾而輦金入都者。鹽官也。高門廣廈。為鹽商所奔走者。鹽官也。鹽署中人。官秩為祕書。一夕博以數金計。官秩崇者。罷職閒居。時朝夕衣食之費。資自業鹽之友。未兩月入鹽署。一博自幾十萬金。吾方色然駭之。其人拈髭微笑。謂勝負無常。倏而來。倏而去耳。此非會鹽購鹽之貨哉。非鹽商盈餘之利哉。非國家應得之課哉。乃泥沙擲之。而不惜。故整鹽課。必自察官始。徐氏之言如是。余因憶粵雅堂叢書之刻。亦係鹽商伍崇曜特聘譚瑩而成。此鉅冊鹽商而知刻書。信乎其富無所紀極矣。有國者。整頓鹽課。其可緩乎哉。整頓之法。奈何。是宜鹽署下令各

省令鹽場就現狀上呈。每地戶口若干。定會鹽數目而徵其稅。其行鹽何地亦依何地戶口而定。稅調查歲事始行定章。圖有利而無弊。然條目互簡不互。繇愈繇則愈滋弊。端科罰宜輕不互重。太重則徒為怨府。是在有識者慎之耳。

論民俗第十三

論今日之民俗。其必自提倡禮教始矣。呂祖謙曰。儒者之議禮。每力爭于豪釐尺寸之間。如天子席五重。諸侯席三重。所爭者纔再重耳。天子堂九尺。諸侯堂七尺。所爭者纔二尺耳。由庸人而觀。天子諸侯之分。豈再重之席二尺之堂所能抑揚。何儒者之迂耶。大隄雪橫。屹如山岳。其視尺寸之土。若不能為堤損益也。然水潦暴至。勢與隄平。苟猶有尺寸之土。未沒則瀕水之人。可恃無恐。當是時。百萬生靈之命。係於尺寸之土。焉尺寸之土。可遇昏墊之害。尺寸之禮。可遇借亂之源。呂氏所言如此。則中國今日民俗。不孝不弟。好犯上作亂者。非召無禮教為之隄防耶。夫物生而後有倫。倫立而後有法。法立而後

有教禮也者。寓教于雍容拜跪之間。故謂之禮教。天子七月而葬。諸侯五月而葬。大夫士庶人三月而葬。天子祭天地。諸侯祭社稷。大夫祭五祀。天子七廟。諸侯五廟。大夫三廟。似乎天子尊而諸侯士大夫卑為最不平矣。然天子達于庶人。喪从死者。祭从生者。未嘗不同也。樂正崇四術。立四教。王太子王子羣后之太子。卿大夫元士之適子。國之俊選。皆造焉。教育未嘗不同也。凡養老有虞氏。已燕禮。夏后氏。已饗禮。殷人。已食禮。周人。修而兼用之。天子未嘗不敬老成也。凡居民材。必因天地寒煖燥濕。廣谷大川異制。民生其間者。異俗。剛柔輕重遲速異齊。五味異和。器械異制。衣服異宜。修其教。不易其俗。齊其政。不易其宜。古礼所云。天子為民造福。應如是。恐民主國總統。無此周詳矣。夫新學說。所已嘗礼為無用者。為其天澤之分太嚴。尊君權而抑民志也。然礼經固云。爵人於朝。與士共之。刑人于市。與眾棄之。君權何嘗抑民志哉。尊君權者。正所以息億兆爭效之心。而不致折衡剖斗耳。至于父母之當孝。兄弟之當愛。男女之有別。朋友之當信。

亦可曰禮節為潤。疏迂腐耶。嗚呼。今之人。固有謂父母為嗜慾生子。而非孝者矣。夫晨昏定省。至易也。為泉為鏡。至醜也。舍至易而就至醜。非無禮之害耶。今之人。復有譚男女分別在方寸之間。可以忘形骸。而論情感者矣。夫禽獸宣淫於白晝。無智識而忘形骸也。人而忘形骸。不幾同於禽獸乎哉。禮之用。彌綸於天地民物。其條目。始于起居飲食。進退應對之間。為君而無禮。必流為桀。為臣而無禮。必流為桀。商臣之徒。文姜如齊。申繻曰。男有室。女有家。毋相瀆也。瀆之一字。足以殺魯桓。而有餘矣。攷之于史。漢自尤。蓋有天下。尊崇節義。敦厲名實。所任用者。莫非經明行修之人。而風俗為之一變。至末造桓靈之間。君道紕僻。國隙屢啟。范蔚宗謂中智臣下。靡不審其崩離。而權強之臣。息其闕盜之謀。豪俊之夫。屈於鄙生之議。所臣傾而未頽。決而未潰。皆仁人君子心力之為。可謂知言矣。乃自曹孟德有冀州。臣後下令再三。求負汗辱之名。見笑之行。不仁不孝。而有治國用。

兵之術者。于是董昭太和之疏。謂當今年少。不復以學問為本。專更
以交游為業。國士不以孝悌清循為首。乃以趨勢求利為先。則曹孟
德所釀成也。經術之治。節義之防。允正明章。數其為之而未足。毀方
敗常之俗。孟德一人變之。而有餘。後之人君。將樹之風聲。納之軌物。
以善俗而作人。豈可不察乎此哉。雖然。桓靈之宜亡。而不亡。非但經
術節義維持數。故以前也。清議尚存也。曹孟德之威振一時。非喜汙
辱。見笑之行也。取其治國用兵也。至今日。而清議亡矣。治國用兵之
術。化為肥家利己之謀矣。欲杜後來大弊。必於小學校。以急復經
訓。課之三禮。俾童而習之。白首不敢忘。庶師友討論于序庠。他日為
官吏。即能操守于衙署。蠲放蕩桀驁之習。為雍容大雅之風。國難民
既。可少蘇乎。夫習禮至勞也。議禮至貴也。然一朝違之。而即見其害
何如。終身由之。而不見其利。論治者。可以鑒矣。

論仕途第十四

論仕途于前清末造。龔自珍明良論四篇。可謂燃犀矣。其一曰。三代

臣上。大臣百有司。無求富之事。無耻言富之事。洪範五福。二曰富。周禮八枋。一曰富。唐宋盛時。其大臣魁儒。大率豪偉。而疏濶其講官學士。左經右史。豈有志溫飽。登雞豚之行。其庸下者。亦復優游書畫之林。文采訓酢。飲食風疋。今上都通顯之聚。未嘗道政事。譚文苑也。外史之宴游。未嘗各陳設施。談利弊也。其言曰。地之腴瘠。若何。家具之贏不足。若何。車馬。榮而責券。至明然。臣為憂。居平。臣貧。故失卿大夫體。甚者。流為市井之行。崇文門。臣西。彰義門。臣東。一日不再會者。甚衆。安知無一命再命之家也。其二曰。士皆知有耻。則國家永無耻矣。士不知耻。為國之大耻。今政要之官。知車馬服飾。言詞捷給而已。清暇之官。知作書法。廣詩而已。外此非所問也。堂陛之言。擬喜怒。臣為之節。蒙色笑。獲燕閒之賞。揚揚然。臣憲出。誇其門生妻子。小不齊。則頭搶地。而出。別求可。臣受眷之法。彼其心。豈真敬畏哉。安其位。一日則一日。榮病。遶田里。又。臣科名長。其子孫。志願畢矣。其三曰。粵奏明試。吾聞之。唐虞書賢。計廩。吾聞之。成周累日。以為勞。計歲。以為階。前

史謂之停年之格。吾不知其始。何帝之。士進身之始。年二十或四十不等。依中計之。以三十爲斷。翰林至榮也。然自度吉士。至高書須三十年。至大學士。又十年而弱。非翰林出身。例不得至大學士。城東諺曰。新官忙碌石駃子。舊官快活石獅子。蓋言資格未深之人。勤苦甚至。豈能冀甄拔。而具形相向者數百年。莫如柱外石師子。論資當最高也。其四曰。治天下之書。莫尚于六經。六經所言。舉其理。明其意。一切瑣屑牽制之術。無一字之存。可數端瞭也。約束羈縻之朝廷。一二品之大臣。朝見而免冠。夕見而免冠。議處議答之諭。不絕于邸抄。部臣工于綜核。吏部之議。羣臣都察院之議。吏部靡月不有。府州縣官左顧則罰俸。至右顧則降級。至左右顧則革職。至大抵逆億于所未然。又不辭畫其所已然。其不罰不議者。行之無大損大益。盛衰所召。期諸臣之意。果盡于是乎。龔氏所言如此。余取而抽繹。理董之曰。前清積弊。至今日可謂矯枉過正矣。前清官俸。數薄。內而部院大臣百執事。外而督撫司道守令。皆以其身與家爲慮。誠如龔氏第一論。

所云。故不暇。臣國計民生。籌萬全無弊之策。貪黷者剝民膏脂而不
恤。任人腹誹。肩及而不慙。下呂竿牘苞苴媚其上。上以賣官鬻爵餽
其下。黷廉恥而溷吏治。皆患貧故耳。今則舉諸弊一掃而空之。特任
官月俸必千餘金。簡任官月俸必五六百金。荐任官月俸必二三百
金。公費可浮報者不與焉。宜可臣措施裕如矣。然卸任而積逋纍纍
者有之。在任而虧及公欸者有之。此無他。風俗奢靡。交通利便。或購
置新式物品。或逕卦異地。閭旂不能無耗費也。賓朋之宴會。歲時之
饋遺。上司之生日壽分。幕客之津貼。乾脩不能無耗費也。其好事者
購古董。納姬妾。金穴銅山。莫堪揮霍。况臣有限之俸銀乎。欲杜斯弊
必官自節儉可也。前清階級森嚴。雲泥睽隔。州縣見道府。道府見督
撫。揆憲怒以為憂。樂誠如龔氏第二論所言。日久則卑者自忘。為治
民之吏。為室家計。為利祿計。甘同于僕膝。奴顏尊者亦靡然自尊。不
望其弭患撫民。但憲其逢迎阿附。士氣吏治蕩然無存矣。民國則君
民一體。何況僚屬知事。見首長固當屏息俟命令。見道尹稍稍寬容。

矣。省長見總統。固當自下位自待。既退則離京遠者。何一非便宜行事。政府于省長。亦不責其便宜行事也。然日久則姑息苟安。互相敷衍。曠職惰事者。旅進旅退於其間。大至喪師失地。誤國殃民。依然好官自爲。多金坐擁。未聞居其上者。下一訓飭之令也。而嘉禾文虎諸勲章。紛如雨下。不知所賞何功。此亦由上無莊嚴之威。下有冒瀆之請。欲祛厥弊。必自嚴階級始矣。前清官階。以資淡者輪補。自翰林至尚書。須三十年。至大學士。又十年而弱。誠如龔氏第三論所云。其間有才而不能用。用而不能待者。可待矣。而哀老怠玩。左顧孺人。右弄稚子。但得過且過。爲能不復畱意。國計民生者。資格雖濶。有何功名事業。可侷於後。古耶。民國則由學校得文官。考試及格者。可爲道尹。或知事。有辦事經驗。保舉免試。蓋規定甚寬。特任官尤取人才。以破格。有朝為布衣。而夕登樞閣。或掌封圻者。何其易歟。然此不無流弊也。古偁四十曰強。而仕。五十曰艾。服官政。四十五者。無少年奔競之習。有老成練達之風。可以臨政親民也。今使荐任官。簡任官。而

出于學校之士。年齡必輕。學問有餘。思經。驗不足也。保舉免試。與特任之破格。尤非易得。在無人能內舉。不避親。外舉。不避怨。而白衣為三公。必負良平之智。曾史之行。茫茫宇宙。誰足當之。度必恃。與援相汲引而已。前清大臣。羣有司。於舊有例案。如吏胥之遵律。令墨守而不敢變。誠如龔氏弟四論所云。然時時。古吏部議。處察議於其上。稍違例案。而別有所謂。臨政。使民之新法。則罰俸。則降級。則革職。是率天下官吏於庸庸無為也。是率天下官吏於困陋就簡也。民固則各道無御史。中央無都察院。內務部於百官黜陟。非如往日吏部之嚴省長則萬端。叢脞粗定。殿最而已。宜各州縣。可古舊。發有為。為萬民興利除弊矣。孰知竟不然也。各道無御史。則守令無所忌憚。中央無都察院。則閣員無所忌憚。內務部所司者。某省長呈請某某為某道尹。某某為某縣知事。應照准不問省長所去取者。果能大公無私否也。安得不國亂民愁耶。吾故曰。龔氏明良論所舉四事。民國今日而矯枉過正。焉有心者可以鑒矣。

論合群第十五

談政治革命者曰。曰黨治國。黨即羣之代名詞也。孔子曰。君子羣而不黨。黨與羣真差之豪釐。失之千里者矣。夫人之所召。魁然伸其權。力於萬物之上者。以其能羣也。能羣則材力強而智巧出。管子之治。齊也。四民皆使羣萃而州處。以相輔相教。成其業。泰西諸國。士農工商。皆有合羣之會。設政學會。工學會。農學會。諸目。而商會公司。規模尤大。一業也。資本鉅端。緒繇者。則合二人。召上至百人。千人。萬人。為大公司。即周禮鄭司農注。朝士所云同貨財者。合錢共賈者也。帝王至尊矣。記曰。能羣焉。謂之君。此仁而合羣之謂。書曰。紂有臣億萬。惟億萬心。周有臣三千。惟一心。此暴而不合羣之謂。亦合羣與不合羣。臧否之分矣。後世士大夫。狃於孔子羣而不黨一語。則同一合羣也。美其名曰羣。加罪則曰黨。名實未虧而恚怒為用。故漢有李郭范張之氣節。十常侍陷為黨人。宋有杜范韓富之才能。藍元震指為黨人。元祐之爭。司馬尤不免謫。籀東林之榜。左尤斗六。列前茅。明季士

速明之止。耳子曰：邦有道，危言危行；邦無道，危行言遜。諸君子保身且不能，遑言救國可歎也。夫民國以來，政客蝟集，其公然以黨為頭銜，相呼應，號召者曰進步黨，曰共和黨，曰國民黨，其實為黨而名不備。黨者曰安福部，曰研究系，曰政學系，最賊俗者，猶有無政府黨。要之皆政部也。政部之人才，孰不自誇曰雄辯若儀秦，大勇如賁育，碩畫擬房杜，直節似膺沅。然人數既多，良莠雜出，藉政部而把持選政者，有之；藉政黨而結聯軍閥者，有之；才者不過雕龍炙轂之雄，不才者直同販鼠賣蛙之智，曾復社之不若。暇言元祐東林也，善乎歐陽永未之言曰：君子與君子，以同道為朋；小人與小人，以同利為朋。然小人無朋，惟君子有之，何哉？小人所好者利祿，所貪者貨財，當其同利之時，暫相鄙引，以為朋者偽也；及見利爭先，或利盡交疏，反相戕害，雖兄弟親戚，不能相保，故小人無朋。其暫為朋者，偽也。君子則不然，所守者道義，所行者忠信，所惜者名節。自之修身，則同道相益；自之事國，則同心共濟。此君子之朋也。歐陽氏所言如此，余深有望於

民國之政黨。以同道為朋。勿以同利為朋矣。雖然。同利者。固指同道者為小人。同道者。未必在在願為君子。薰蕕之別。臬蠶之分。恐唐舉許負難言也。吁。可慨已。

論公私弟十六

善言公私者。莫先于袁子才。子才之言曰。公者。對乎私而言也。自賢自智。強不知以為知。矯俗矜廉。避嫌好勝。私矣。憲功名之已出。憇他人之我。先私矣。氣質之粗。學術之褊。私矣。私則不公。不公則不明。貨利之私。知其不可而犯之。其害于明也。淺。意見之私。不知其不可而犯之。其害于明也。深。聖人不自知其無私。通言必察。昌言則拜。舍己公人。臣求其剛。其求明之心。即公也。先王所臣設君相而治者。慮其父子不相親。兄弟不相愛。他人之父子兄弟。與先王何與。而為之立政設教。以求其親愛。則先王之公也。周官論刑曰。議親議貴。孔子于賢曰。舉爾所知。于親曰。父為子隱。詩曰。遷其私人。曰。言私其縱。古聖人不自諱其私。又惴惴然。思人之忘其私。而為之代。豈其私何其公。

也。善言公私者。又莫先于龔定菴。定菴之言曰。天有閏月。以震羸縮
之度。氣盈朔虛。夏有涼風。冬有燥日。天有私也。地有時。零華離為附
庸。開田。地有私也。日月不照。人牀闥之內。日月有私也。聖帝哲后。明
詔大號。勅勞於在原。咨嗟於在廟。史臣書之。究其所為之實。不過庇
我子孫。保我國家而已。何以不愛他人之國家。不庇他人之子孫。且
夫墨翟。天下之至公無私也。兼愛無差等。孟子以為無父。楊朱。天下
之至公無私也。拔一毛利天下不為。豈復有干以私者。豈復舍我而
徇人之謁者。孟氏以為無君。狸交禽媾。不避人于白晝。無私也。若人
則必有閏閨之蔽。房帷之設。枕席之匿。頽頽之拒。矣。禽之相交。徑直
無私。孰私孰親。一視無差。尚不知父子。何論朋友。人則有孰薄孰厚
之氣。誼。因有過從。宴游相援。相引之事矣。今日大公無私。則人耶。則
禽耶。宋慈哀曰。公私之棍。清久矣。後袁氏龔氏之言。以折之。則偽君
子不若真小人。偽公理不若真私心。可斷言也。夫積家族而成部落。
積部落而成國家。不能無君主。無官吏者。勢也。今有人出而拒之曰。

君主官吏徒貪民之利而圖一己之富貴者也。則君主官吏雖有濟民利物之心，不抵其席豐履厚之私，咎此悞公而為私者也。今又有孺子將入于井，見之者竭氣力勞手足以拯之，此惻隱為仁之端，盡人同心也。詆毀者必謂竭氣力勞手足以拯孺子為甚，其父母之賞金而然，則天下永無極溺之人矣。此又悞公而為私者也。昔子貢贖人不受謝，孔子非之。子路贖人受謝，孔子是之。夫受謝貪也，亦私也。不受謝廉也，亦公也。而孔子領是受謝而非不受謝者，何也？蓋受謝則可以勸人為善，不受謝則可以阻人為善。一拒一受，間關係甚巨。己之私名抑末也，使治國之君主官吏舉一政興一事而為國家謀鞏固之基，為民衆除痼疾之若則難擁之以車騎安之以宮室，貢之以珠玉供之以食前方丈，非過也不能。國家謀鞏固之基為民生除痼疾之若難，日自降其位置同於輿臺，卑謀食粗糲而衣裋褐於百姓，曾何補于豪末乎哉？嗚呼！中國自易君主為民主，易專制為共和，揣椒始諸公之用意，可謂大公無私矣。貴為天子，富有四海。

以一人居億兆人之上。此帝王自私自利也。民國則總統由民衆公舉。惟貪倖比僚屬稍豐耳。卜古三十。卜年七百。以力征經營而子孫坐享厚福。此又帝王自私自利也。民國則總統三年一更選。有大惡且許以白簡彈劾其人矣。以總統之公。易帝王之私。行之十餘年而國亂于上。民怨于下。威劫於外。財匱于內。比舊日且變本加厲。則民主時代之假公濟私。其既尤甚於時代之以私及公也。假公濟私者。名雖公而德整難盈。不得不羅雀掘鼠以私及公者。名既私則怨府自懼。有時亦濟困施仁。天下事固不可循其名而眩于實也。雖然僕豈謂君主時代必無桀紂與秦始皇明成祖諸人之苛虐。而欲行君主亦豈謂民主時代必無湯武與漢文帝唐太宗諸人之寬厚。而欲廢民主乎哉。今日之今崩離析。固民主君主而無可兩全者也。則姑下而求其大吏之賢者。昔日所謂大吏。坐于廟堂。進退百官。而佐天子出令。其在外則樹旗旋。羅弓矢。嗟夫。前呼以者。塞途供給之人。各執其物。夾道而疾馳。喜有賞。怒有刑。才俊滿前。道古今而譽盛德。入

目而不煩。曲眉豐頰。飄輕裾翳長袖者。列座而閑居。爭妍而妒寵。皆以大吏喜怒為哀樂者也。大吏之尊崇。若是亦必自期以利澤施於人。名聲昭於時。度毋負聖天子知遇之私。億兆人傾戴之切。否則士夫清議于生時。簡書貶刺於身後。不甚可畏乎哉。亦世之筮仕者。則不然。鄉舉里選。至公也。競以貨賄塞責。行軍用兵。至危也。無非意氣興爭。不必其利澤施於人。名聲昭於時。而古來大吏之尊崇富貴。彼固坐享數載。置田定賦。歸來也。廉吏可為。而不可為。貪吏不可為。而可為。此風一開。效尤愈。眾人知有己不知有天下。獲私其曠。工私其業。商私其價。宗私其族。族私其姓。鄉私其土。黨私其里。師私其教。士私其學。其甚者無業貧民。願割刼不良。悍嬖願再醮。人類不盡滅不止也。蓋袁子才謂先王不自諱其私。惴惴然思人之忘其私。而為之代。豈其私此。所謂私者。非自私自利之私。孟子所謂人人親其親。長其長之私。非在之自私自利。龔定庵所謂楊朱拔一毛利天下不為。愚者且以為至公。鼠不可干。以私吁。公私之辨。至嚴。然差以豪釐。

失之千里。視行法者之賢否如何耳。其法而私也。賢者固可以為公。其法而公也。不賢者固藉為私。莊子偃田成子篡齊。所篡者豈獨其國耶。并與其聖賢之法而盜之。而盜跖殺人為脯。自以為先勇也。出後義也。知可否智也。分均仁也。則盜亦有道。非所謂法無公私。視人為公私之證耶。譬之舟車一物也。賢者見之曰可。以濟人而安人。中材者見之曰可。以此游息。不肖者見之則曰可。乘以作賊。敦貨。女色一物也。賢者見之曰使無為怨女。而遇人不淋。中材者見之曰吾勿惑于冶容。不肖者見之則曰吾必私昵之。而且鬻以獲利。舟車女色同而用者有異。又非所謂法無公私。視人為公私之證耶。聖人之為政則不然。無富無貧不能折衷于禮。故雖以原憲顏回之塗蒿沒戶而宣聖不能使其隨。三家學仕無貴無賤不能折衷于禮。故雖厚孝乎惟孝友于兄弟之細行而可施于為政。嗚呼。斯豈如譚嗣同仁學多過高難行之論以陷人心於洪水猛獸哉。

水
平
錄
三



温州市图书馆

WENZHOU LIBRARY



温州市图书馆

WENZHOU LIBRARY



温州市图书馆

WENZHOU LIBRARY